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五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唐紀

按新唐史成於嘉祐五年司馬文正溫國公以治平年受  
 詔修資治通鑑相去止四五年切意是時新史初成頒下  
 又溫公與歐陽文忠公脩宋景文公祁皆一等入既頒下  
 亦未必盡用其書故所修通鑑多引舊史及唐諸帝政要  
 實錄目錄今止注新史所載者其在舊史政要等書者有  
 未詳究即闕疑不注又通鑑所援引舊史與新史意同而  
 辭異如武德元年劉文靜高祖諫荅之辭通鑑曰昔王導  
 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群生何以仰照上曰諸公皆平  
 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為嫌新史曰此王導  
 所謂太陽俯同萬物帝曰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勿嫌又  
 蕭瑀荅高祖之言通鑑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  
 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臣每受一敕必  
 審勘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新史

益八九

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  
 以安危者繫乎號令比承一詔必審覆使先後不謬然後敢  
 行此所以稽緩也若此比比皆是今止依通鑑舊史之文  
 更不改易有疑請自檢證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

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其祖虎與李弼等八人佐  
 周伐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周閔帝受禪追封唐國公虎  
 生昞昞生淵皆襲封唐公淵事隋以功進封唐王義寧二年尋  
 受隋禪改元武德國號唐

武德元年寅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諱侑煬帝長子元德太子昭之

義兵入長安遙尊煬帝為太上皇詔唐王劔履劔履上殿上殿贊拜不名唐

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

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帥色類切書鐵陽渠魁渠大也魁帥也氏

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服也有司復書日以百數隋煬帝

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上居用切設也下竹



唐王 劔履 上殿





煬帝  
吳語

宇文  
化及  
反

化及  
弑煬  
帝

許善  
心死  
國難

唐王  
不受  
九錫

高祖

言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  
 酒卮不離口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  
 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  
 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  
 城公儂奴冬切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帝見中  
 原已亂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  
 果多關中人父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司馬德戡元禮  
 裴虔通音謀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以謀告宇文智及智  
 及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  
 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以化及為主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  
 為皆曰唯將軍命三月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  
 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  
 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  
 尉令狐行達令離呈切姓也畢萬之後拔刀直進因扶帝下閣至  
 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

蓋八一九

二

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  
 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  
 無罪賊欲弑帝帝索鴆酒不許鳩直禁切說文毒鳥也令狐行達  
 遂縊殺之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殯於西院流珠堂隋氏  
 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化及以蘇威  
 不預朝政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見之加殊禮百官悉  
 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殺之  
 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  
 十餘日而卒化及自稱大丞相摠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  
 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 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  
 王為相國摠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  
 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  
 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  
 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  
 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



論高祖不自欺

建成圍東都

世民設三伏

蕭銑即位

恭帝禪位於唐

東都越王即位稱皇泰主

高祖

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范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欺孤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而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繁文偽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禪於隋是亦未免襲表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則遠矣

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周之洛邑即河南也隋唐皆都長安故以河南為東都時隋越王侗為留守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為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引軍還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行軍總管史万寶盛盛彥師盛承正切姓也後漢有成盛苞其先姓與避元帝諱改姓盛將

八鑑八十九

三

兵鎮宜陽呂紹宗任瓌將兵鎮新安而還蕭銑即皇帝位置百

官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

四十餘萬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

能救敢忘哀乎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遜居代邸甲子唐

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

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隋煬帝凶問

至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位改元皇泰以王世充為左僕射總

督內外諸軍事世充本從煬帝在江都李密之亂帝遣將江淮勸卒赴東都助討密世充漸結黨援

恣行威福子弟咸典兵馬執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突厥始畢可汗突厥沒切厥九勿切夏曰種鬱南商曰鬼方周曰檢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突厥者姓阿史那氏

蓋古匈奴也北也高祖起太原遣劉文靜遣骨咄祿特勒咄當沒與連和河干切戎主稱猶曰單于也

之族吐茲即頡利可汗持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

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契音乞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遂微

至元魏自號契丹室或為西盡吐谷渾高昌渾胡昆切西域國其先本遼東鮮卑徙河

涉歸之長子曰吐谷渾其孫葉延遂以其字為吐谷渾氏高昌諸

西域小國都支河城其王麴伯雅隋妻以宇文氏女華陽公主諸



定律  
令立  
大學

待裴  
寂以  
厚禮

貴臣  
同榻  
坐

隋帝  
為公

伏伽  
直諫

馬祖

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切苦貢也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切引也

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

之切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

百餘員郡縣學士各置生員六月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黃臺公

瑗為刑部侍郎裴寂為右僕射劉文靜為納言即侍中也漢谷永

文帝命唯允誠敕左右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曰常伯侍中也竇威為內史令即中書令

置自魏文帝隋改為內史令又曰內令至武德初復曰內史令三年始改為中書令李綱為禮部尚書殷開山

為吏部侍郎趙慈景為兵部侍郎韋義節為禮部侍郎陳叔達

崔民幹並為黃門侍郎黃門即門下省也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

唐凡三改其名曰東臺曰西臺曰南臺曰北臺唐儉為內史侍郎裴晞為尚書右

丞蕭瑀為內史令竇璡即刃切為戶部尚書屈突通為兵部尚書

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上待裴寂特厚群臣無與為比賞賜服

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

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

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眾終不自

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

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

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

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

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瑀傳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

而坐劉文靜諫曰昔王道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群生何以仰

昭乎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

加足於帝腹今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

元吉為齊王乙酉奉隋帝為鄴國公鄴戶圭切東海之邑詔曰近世以來

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

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文靜本紀及萬年縣法曹孫伏伽

求如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

未暮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

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

蓋公九

四



太子左右當擇人

世民戒劉文静

薛舉拔高塹

薛舉卒仁泉立

李密開倉散米

明日有獻鷓鴣者鷓鴣照切鷓鳥子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

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上渠云切下裳也

衣也短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

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好廉易以

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

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

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

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

匹仍頒示遠近加傳七月薛舉進逼高塹之石切秦王世民深

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劉文静司馬殷開

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上徒弔切請

帥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静曰王慮公不

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

高塹西南恃眾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摠

管兵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世民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塹收唐兵

死者為京觀古亂切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京高立也觀謂如闕形也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

之所並廢之八月郝瑗言於薛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上蘇遭切

騷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泉立

居於折塹城九月初李密既殺翟讓先是翟讓以立密自負求寶貨於房彥藻彥藻等因

殺之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

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刺譏其短密不懌亦

疎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典主也取之者隨意多少

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群盜

來就食者近百萬口無壅塞上烏貢切壅也織荆筐淘米洛水兩

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

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先

成大業哉密謝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

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簡練

精銳練良句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

高祖

鑑八一九

八五

卯



李密  
料王  
世充

王世  
充破  
李密

單雄  
信降  
世充

李密  
歸關  
中

劉感  
守義

大相

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

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

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

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

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

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闖不得求走

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戰切

也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

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

議而從之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

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將戰世充誓衆

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當貴固

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遲明漢書注天

未明之頃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密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

充士卒皆江淮剽勇上匹也切輕也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

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

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擊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

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昔周穆王獵於鄭圃獲虎命

州也初單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房彥藻

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

以所部降世充時王伯當奔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密欲自

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絕衆皆悲泣密曰諸君幸不相弃當共歸

關中於是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杲圍

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徒敢切噉食唯煮馬

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

仁杲遣高撫人偽以城降高撫城名也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已未

至城下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杲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

軍大敗感為仁杲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

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呼火故切逆賊飢餒亡在朝夕秦王

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杲怒執感於城旁埋之



李密  
望台  
司

秦王  
伐薛  
仁果

世民  
陷陳  
破敵

仁果  
降秦  
王

高祖

至滕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嬰伊盈切繞城以自守僅能自全。白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曆成奏行之。唐以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戊寅紀曰正元曰觀象曰宣明曰崇元終始二百八十九年也五月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卿到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台宿鼎司三公

者上應三台三已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

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呼晚切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密十一月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薛率子武德元年八月嗣率位居折

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壞也下去聲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

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渾戶衮切姓也出自渾池氏之後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塢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



李密 服秦 王真 英主

魏徵 招徐 世勣

賜徐 世勣 姓李

君素 守河 東

君素 射妻

李密 反

高祖

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覓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又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傳張恋切乘傳者依承符傳而行若使者持節爾傳者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其上以為信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翟直格切縣名屬潁昌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邀於齊切遮也吾實恥之今宜藉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无表止有啓与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与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乃獻策於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上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 十

鑑八十九

八

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堯姓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按實錄云妻號弦而倒從隋書也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且父之倉粟盡人相食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君素遣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他所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与數百人悉誅之復乘城拒守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乃降敕書令密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怒曰唐使吾与絳灌同列何以堪之因執使者斬之庚子且密給桃林縣官曰給蕩亥切欺也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



盛彦  
師料  
李密

斬李  
密王  
伯當

李素  
立諫  
濫刑

李綱  
諫用  
舞胡

高祖

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纂羅上莫伏切覆也下力支藏刀切纂羅婦人所戴也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史萬寶鎮熊州本宜陽縣武德元年州廢為福昌縣屬謂行軍總管盛彦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彦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万寶曰公以何策能尔彦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刁楮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李密起鞏據洛口建号舞公武德元年為王世充所敗九月來降以密為光祿卿十二月密反而公入山何也彦師曰密言伏誅洛州開元元年改名為河南府而公入山何也彦師曰密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險以為餘不足慮遂擁眾徐行果踰山南出彦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彦師以功賜爵葛国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行服

鑑今九

九

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南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循吏素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鑑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則古切說文綴屬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其小者以為冕纓趨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綱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施令為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為厲階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為誠哉

二年初定租庸調法調徒甲切此唐賦役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緜



初定  
租庸  
調法

建德  
及斬化

李綱  
伏伽  
第一

世充  
稱帝  
陸德  
明取  
仕鄭

置十  
二軍

高祖

麻布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貞觀  
宇文化及始從煬帝江都其後借號武德二年以珍貨誘諸賊王  
薄帥眾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群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  
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建  
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  
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等斬之  
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建  
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啜肉常食  
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纒十許人以隋黃門侍郎  
裴矩為左僕射建德起於群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矩為之定朝  
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上考第群臣以李綱孫  
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  
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若管切誠也孫伏伽可  
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  
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八益八一九

十

初上為隋殿內少監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

降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謂才笑切說文

誅敢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即中書

四月王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世充為鄭王即帝位世充遣

使酖殺皇泰主本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

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臥稱病玄恕入

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突厥始畢可汗卒其弟俟利渠

臣切突厥謂大弗設立為處羅可汗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

發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

可汗賻帛三萬段以贈終布帛曰賻七月初置十二軍初折開

二道又更為軍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

戈軍禮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

麟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隴州道為招搖軍西分關內諸府

以隸焉皆取天星以為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

名素重者為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西突厥

擊音九勿切西突厥其先士門伊利可汗之弟統葉護可汗高昌城

室點密也其子達頭始分國於西與東突厥抗



國都交可城漢車師之王翹伯雅各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

地趨伯雅其君長名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匱求位切

之厥頭射匱既立柘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

於龜茲北三弥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

并鐵勒曆德切匈奴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與突厥同控弦數十萬據烏孫

故地其鳥孫其國在西域於西域諸戎又移庭於石國北其先康居

目也其枝庶分王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吐

渾切突厥名督其征賦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奔城奔還

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

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實誕字

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弃之聞宇文

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實誕曾無規諫又掩覆

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採尋皆聞奏乃忠

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

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

啓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

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何為潘仁長史乃

耻為朕尚書邪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

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

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又污天臺辱

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綱為太子少保尚書啓事

如故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踈骨肉太子不擇而

所為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尚書仍為少

保本傳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滑州陷之軍執甚銳關中震駭

上出手敕曰賊執如此難與爭鋒宜弃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

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

若卒而弃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

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實建德引兵

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

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擊之建德怒

劉武周陷并州

李綱諫濫刑

建成世民有隙

世民請伐武周

高祖



建德 克黎 陽世 勳降

夏侯 端忠 義

夏侯 端不 充降世

公逸 知有 唐

高祖

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勳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勳以數百騎走渡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亦降夏侯端自澶淵濟河澶市連切春秋澶淵之地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即譙郡正觀八年更會名亳州屬河南道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歔歔謂曰我奉王命不可從卿

卿有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抱持之乃復同廷潛

行五日餓死及為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營豆生食之登即刃切野豆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旄莫廢切髮也上下相飾

蓋公九

十一

重取象竹節九為使者持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荆棘晝夜

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存者鬚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為秘書監忠義夏侯端本傳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

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立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没上以公逸子為襄邑

公甲子上祠華山十一月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閒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覘救也

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三年李世勳遣人說竇建德取曹戴兩謀俟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李世勳之父名蓋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



秦王破宋金剛

世民不食二日

尉遲敬德降

世民攻王世充高祖

久之不至事覺世勣帥數十騎來奔建德群臣請誅李蓋建德曰  
 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遂赦之 先是秦王世  
 民屯栢壁與劉武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遲敬德  
 尋相等尉遲勿勿復姓尋姓也相其各夏四月金剛軍中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  
 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  
 壁嶺摠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  
 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  
 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眾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  
 而易失必乘此執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  
 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上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  
 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  
 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  
 丙辰陝州摠管子筠自宋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  
 有眾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李世勣等與戰小  
 却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

蓋公九

一三一

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博抱切堡浩州時浩州有障小城也武周所  
 寇介休行軍摠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  
 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眾  
 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  
 州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眾八千  
 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據馮州  
 武德三年秦王世勣宋金剛武周懼走入聞金剛敗大懼奔井州走  
 突厥武德久之復謀歸為突厥所殺并州平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  
 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  
 追獲腰斬之并州悉平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群臣賜繒帛使  
 自入御府盡力取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  
 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武周傳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  
 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  
 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  
 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



屈突  
通不  
顧子

君廓  
以少  
擊衆

世民  
賜敬  
德金

敬德  
救世  
民

敬德  
避稍

敬德  
奮元  
吉稍

開道  
出鏃

高祖

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  
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相傳秦王世民至新  
安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  
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  
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曹自言乃得入世民  
遣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  
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  
以逼之世充陳於青城宮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  
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  
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  
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王世充將郭士衡  
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  
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相傳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  
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言於  
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

蓋公九

十四

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  
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  
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  
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後魏宣武王世充帥步騎  
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  
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  
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  
免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  
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  
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奮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  
負聞敬德之能請各去刃校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  
須臾三奪其稍相傳十月高開道來降以開道為蔚州總管封  
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  
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  
置楔其閒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世充以楊



陽慶  
妻自  
殺

慶為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請降欲與其妻偕來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擲者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既辜付託徇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何用為願逃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為遂自殺庚戌慶來降拜上柱國郇國公

世民  
請圍  
東都

四年正月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程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梓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遁歸世充兵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因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二月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臨穀水以拒唐兵世民以精騎陳於北

鑑八十九

十五

世充  
兵敗

志玄  
被擒  
復歸

邨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執窘矣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合執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靡上平聲開也靡腹也世充亦帥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世充兵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力戰深入馬倒為世充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吉誼切東髮也將渡洛水志玄躡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礮及茅切俗作砲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唐將士皆疲弊思歸搃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三月程名振將兵徇河北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漣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漣又音勦勇切鄴人感其仁為之飯僧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凌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說頡利曰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揚政道政道隋齊王暕子隋上奔突厥以伐之以報文皇





唐兵圍洛陽

建德救洛陽

薛收畫策

世民據武牢

世民破建德軍

高祖

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寇汾陰突厥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木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雖貴為公卿糠覈不充漢書陳平傳注覈音統京師謂餓屑為統頭又去覈即麥糠中不破者竇建德悉發眾西救洛陽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即虎牢也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建德親帥大眾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子容切相約為縱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

八鑑八十九

一六

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扼於華切提也言提其要害如提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狐疑也性多疑渡河冰且聽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執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乃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甲申世民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旁纒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丁練切軍後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世民遂巡稍却巡七倫切退却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破之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



敬德  
琬擒王

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建德果悉眾而至自  
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且二十里鼓行  
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  
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鬪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  
不出彼勇氣自衰陳父卒饑執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  
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  
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  
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王琬琬世充子使於建德乘驄馬鎧仗甚鮮聲過  
出陳前以誇眾世民曰彼所乘直良馬也尉遲敬德與高甌生梁  
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眾皆無敢當者世民命宇  
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  
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矣時河渚馬  
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  
德窘迫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  
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陣而歸再入再出飛矢

八鑑八十九

一七

武威  
擒建德

集其身如蝟毛上于貞切蝟似豪猪者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  
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等卷旆  
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建德中槊中聲去  
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隊士馬士讓援  
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  
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  
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  
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世民囚竇建德王琬等至洛陽城下以  
示世充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  
禮接之世充頓首謝罪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  
下省收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庫  
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單雄信朱  
粲等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  
平世勣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  
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

世充  
降

斬朱  
粲等

高祖



世勳  
割肉  
啗雄  
信

僧尼  
返初

隋公  
主詞  
士及

世充  
建德  
地悉  
平  
蘇世  
長隆

高祖

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  
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為土庶幾猶不負昔誓也士民  
疾朱粲起南陽武德四年秦王討王世充朱粲單雄信十餘人世  
之投瓦礫擊其尸須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史如家礫狼狄切須史如家礫狼狄切史如家礫狼狄切  
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協諧如晦兄殺  
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終無怨色及洛陽平淹當死楚客  
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  
一門之內自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刎如晦乃為之請於世民  
淹得免死秦王世民坐閭闔門閭闔良切闔轉為切閭闔天門也  
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  
扶使君弑國士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  
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  
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構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  
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初德傳初竇建德  
之誅宇文化及也隋南陽公主有子曰禪師建德虎賁郎將於士

蓋公九

一八

澄於如字姓也黃問之曰化及大逆兄弟之子皆當從坐公主位  
曰虎賁既隋室貴臣茲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及建德敗公主  
將歸長安與宇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可士及  
立於戶外請復為夫婦公主曰我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  
君不預知耳詞令速去詞虎何切亦士及固請公主怒曰必欲就  
死可相見也士及乃拜辭而去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

徐宋等二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瓌公田切王世辯以王世充三十八州詣瓌請降馬士羨復推准  
安王神通慰撫山東徇下三十餘州於是王世充竇建德地悉平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  
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七月王世充左僕射豆盧行褒豆盧  
復姓本姓慕容容燕主廬之族其後有名勝者降於後魏為樂郡守  
賜豆盧氏或云北人以歸義為豆盧因氏焉見北史豆盧寧傳  
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  
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  
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  
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校戶教切周禮



蘇世  
長諫  
獵

秦王  
獻俘

赦世  
庶人  
充為

斬竇  
建德

殺王  
世充

行開  
元錢

劉黑  
闥反

高祖

之馬漢書注去校謂以木自相貫大獲禽獸上顧羣臣曰今日畋穿為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

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上變色

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

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

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

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昔陛下於

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

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矯舉天切上深然之世秦王

世民至長安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

騎萬匹甲士二萬人前後部鼓吹俘芳無切說文軍所獲春秋傳以為俘戰軍戰斷耳曰

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大廟行飲至之禮飲於錦切左傳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注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以鄉食之上見王世充而數之計其一

而責世充曰日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詔赦世充為庶人與

兄子姪徙蜀世充將行為獨斬竇建德於市上以天下略

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反漢高祖過師復其民陝鼎函號

益八十九

十九

虞芮六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並給復三年律令格式

且用開皇舊制赦令既下而王竇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

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是自違本

心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

之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解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

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救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修德等殺之

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隋末錢幣濫

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徑八

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命

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

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自餘敢盜鑄者

身死家口配沒世上以陳君賓為洛州刺史竇建德之敗也

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室官吏以法繩之

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乃謀作亂漢東公劉黑闥時屏

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聚眾得百人襲漳



彥師  
壯節

置天  
策府

十八  
學士

登瀛  
洲

如晦  
王佐  
才

玄齡  
收采  
人物

高祖

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  
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  
臺右僕射。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兗州摠管徐圓  
朗執彥師舉兵反，以應黑闥。充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  
應之。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盧城降。彥師為書曰：  
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  
為念。圓朗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神通至冀州，與  
李藝合兵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神通藝軍大敗，黑闥  
兵執大振。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徙陝東道  
大行臺尚書令，增益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以齊王元吉為  
司空。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  
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  
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千庶、切說文、驗也、齊置  
王府典籤二人、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  
掌宣傳教令事。

鑑公九

二十

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  
州摠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  
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  
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  
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瀛洲言如登仙也。元敬收之從子，相時師古之弟也。初，杜如晦為  
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  
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  
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  
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  
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  
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上歎曰：玄  
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本紀玄齡如晦  
石敏若曰：自建成為太子，太宗之意固有在矣。非綠房杜啓議  
而後悟哉。方其開天策府，天下英豪皆引納館中。君父在上，廣



玄道  
識量

李靖  
伐蕭  
銑

蕭銑  
兵大  
敗

岑文  
本勸  
降蕭  
銑

高祖

諸人傑以係其腹心其意謂何且與選秦府者皆將相材也此輩豈池中物肯怙怙終日文宇閒哉坐攘君父之位雖曰不得已行虞舜周公之事吾不信也

李玄道嘗事李密為記室密敗官屬為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玄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眾服其識量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摠管自夔州順流東下廬江王瑗出襄州道田世康出辰州道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銑後梁宣帝曾孫起羅川據荆州號梁王隋義寧三年帝號建元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帝號建元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荆門山名也宜都上合下開有門象馬故曰荆門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進入北江時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纒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

鑑八十九

二十一

二

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執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銑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銑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入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弃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縣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弃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群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乃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群臣總纓布幘詣軍門曰幘側華切纓巾也古者有冠無



唐兵秋毫無犯

殺蕭銑

論不宜誅蕭銑

玄通自刺

憤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其後貴賤皆服之稍稍作頌題有赤憤青憤素憤若布憤乃喪服蕭銑來降故以布憤如喪制也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欵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及李靖傳詔以孝恭為荊州摠管李靖為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李靖度嶺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鑑八十九

二十一

范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替大號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替偽之國係累其主致之闕下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與劉黑闥陷定州執摠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更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當為諸君一醉酒酣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息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自世間哉即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十二月劉黑闥陷冀州進逼宗城擊李世勣等破之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遂引兵攻拔相州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考異曰

高祖武德元年三月隋煬帝欲都丹陽大業記云帝欲南巡會稽今從隋書

今孤行達縊殺煬帝蒲山公傳河洛記皆云于洪達縊帝今從隋

高祖



書及略記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創業注此詔在四月今從實錄

九月王世充與李密戰牽貌類密者過陳前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李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也遂於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今從壺關錄

十二月堯君素守河東帝遣龐玉等詣城下為陳利害高祖實錄云令宇文士及為陳利害按宇文文化及為實建德所擒士及乃自歸於唐實錄誤也今從隋書

君素射其妻應弦而倒實錄云妻號慟而去今從隋書

李密叛盛彥師斬之河洛記密因執驛使者斬之曉入桃林詐縣官翻據縣城中驚悸莫敢當者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右翊衛將軍上柱國太平公史萬寶在熊州既聞密叛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凡善績往在洛口為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

鑑八十九

二十三

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百方羅捕無暫休息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連戰轉鬪一步一前驅密於邢公山與王伯當死之今從實錄及舊書

二年閏二月竇建德斬宇文文化及隋書云載之河閒斬之唐書云至文陸斬之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為隋守建德因其迴兵欲攻之營於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并二子一號魏王一號蜀王同時受戮按蜀王乃士及所封今不取

十月竇建德克黎陽實錄黎陽陷在十一月丙子蓋亦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

三年七月壬午世民至新安高祖實錄丙戌至新安蓋據奏到之日今從河洛記

世民為王世充所圍太宗實錄云師次穀州世充以精兵三萬來拒戰太宗率輕騎挑之衆寡不敵被圍數重太宗引弓馳射皆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頰賊乃退舊書太宗紀云太宗命左右



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搶競進  
太宗幾為所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頤  
單雄信傳云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接搶而至幾及太  
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  
接劉餗小說英公勣與海陵正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親  
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  
及海陵者一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勣王雄信乃攬轡而  
止顧笑曰胡兒不緣你且竟舊書蓋承此致誤耳雄信若知是  
秦王則取之尤切安肯惶懼而退借如小說所云雄信既受世  
充之命指取元吉亦安肯以勣故而捨之況元吉之圍東都勣  
乃從太宗在武牢今皆不取

四年五月李勣請贖單雄信世民不許舊傳云高祖不許按太宗  
得洛城即誅雄信何嘗稟命於高祖蓋太宗時史臣叙高祖時  
事有誅殺不厭衆心者皆稱高祖之命以掩太宗之失如屠夏  
縣之類皆是也

鑑八十九

二十四

七月秦王世民獻俘于太廟李勣傳云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  
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太廟今並從唐曆

行開元通寶錢薛璿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拍一甲故  
錢上有甲痕焉凌璿唐錄政要云寶皇后按時寶后已崩文德  
后未立今皆不取

十月秦王世民開文學館置學士舊書參軍薛元敬承許敬宗下  
今從太宗實錄諮議典籤蘇勉舊書作軍諮典籤今從實錄宋  
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舊書褚亮傳作著作佐郎攝記室敬宗  
傳擬瓊州別駕今從實錄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唐紀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

劉黑闥稱王

士信不屈

世民破劉黑闥

馮盎降

議和戰

高祖

武德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秦王世民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之上以逼之洛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入城共守二月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世民召諸將謀之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辛巳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

一 鑑九十一

一

川

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讀曰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跡亦作九切獸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眾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黑闥奔突厥山東乘平 隋漢陽太守馮盎帥所部來降以盎為高州總管先是或說盎曰公所領二十餘州地已廣於趙佗宜自稱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為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下可切左氏傳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為先人羞敢效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來降於是嶺南悉平八月先是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亦遣使來脩好至是頡利以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上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上殊六切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眾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



元壽 五使 突厥 道玄 戰沒

許世 民為 太子

魏徵 說建 成

高祖

恩威兼著矣上從之突厥寇廉州陷大震關上遣鄭元壽詣頡利  
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壽  
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壽因說頡利曰唐與突  
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入於  
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跋蒲末切左氏傳  
跋水行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  
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壽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  
死者數焉元壽傳九月劉黑闥陷瀛洲十月詔齊王元吉討之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  
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萬寶擁兵不  
進道玄既敗沒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  
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  
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  
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本淮陽  
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

益九一

二

川

復故地進據洛州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上之起兵晉陽  
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  
汝為太子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  
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  
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  
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毗實切唐制貴妃淑妃德妃賢  
妃為夫人昭儀以下為九嬪以求媚  
於上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爭短世民無所不至上他日  
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由是無易太子意浸踈世民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  
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  
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執  
如拉朽上落合  
切折也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  
自安太子乃請行上許之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十二月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  
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



建成  
斬劉  
黑闥

柴紹  
破吐  
谷渾

輔公  
拓稱  
帝

水變  
為血

置中  
正

置鄉  
學

定官  
制

高祖

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俾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良盡眾多云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

六年正月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柴紹與吐谷渾戰為其所圍虜乘高射

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一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眾大潰本紀淮

南道行臺僕射輔公拓反初杜伏威與公拓相友善公拓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潛奪其

兵權公拓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辟必益切除也辟穀謂道引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也及伏威入朝留公拓守丹揚令王

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勿令公拓為變也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拓謀反而雄誕握兵公拓奪其兵而縊殺之遂起兵尋稱

帝於丹揚國號宋詔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趣子俞切嚮也李靖趣宣州黃君漢出誰亭李世勣出淮泗以討公拓孝恭將發與諸將

鑑九十

八三

二

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拓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突厥數為邊患并州大總管

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并相論難於上前

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摠管十一月秦王世民復請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七年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

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上幸國子學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改大摠管為大都督府三月初定令以太

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内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

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

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



公拒戰 鐵鎖 浙江

李靖 料敵

破公 拓兵

殺輔 公拓

定均 田法

葛祖

散官凡文官九品有正有從文散階有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二十九自開府儀同三司而下

三十一階為武散官武散階四十有五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

為勳官魏志見百趙郡王孝恭克丹揚先是輔公拓遣其將馮慧

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

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

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

萬度淮拔壽陽次破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

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卧不動孝恭集諸將議

軍事皆曰直指丹揚掩其巢穴丹揚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

從其議李靖曰公拓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為不少

進攻丹揚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

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拓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

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

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

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

蓋九一

八四

潰李靖兵先至丹揚公拓大懼棄妻子斬關走至武康為野人

所攻執送丹揚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上深美靖功曰

靖蕭輔之膏肓也上呼光切育膏也心下為膏人之疾在膏之上膏之下藥所不及四月庚子

朔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初定均田租庸調

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

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二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

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

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貧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

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

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

二十為丁六十為老赦造計帳三年造戶籍七月己巳突厥寇

并州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

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

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世民 諫遷 都

韋仁 壽法 令清

突厥 入寇

高祖

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  
 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  
 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  
 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  
 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  
 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  
 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  
 車平之後猜嫌益甚建初隋末京北韋仁壽為蜀郡司  
 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襲弘達帥  
 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  
 為雋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使之  
 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  
 西洱河上乃止切南詔水名德宗時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  
 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  
 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仁壽傳 八月突厥寇原忻并綏四

鑑九十

五

州京師戒嚴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  
 民齊王元吉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  
 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可  
 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坂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  
 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  
 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  
 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  
 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若以  
 眾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又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  
 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  
 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  
 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  
 雨益甚霖力沉切雨三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  
 彌時上三甲切筋膠俱解下懈切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  
 居火食刀槊犀利上先搭切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



突厥請和

鎮周不縱親故

彥博不對

祀社稷傳奕請除佛法

師夜出冒雨而進冒莫報切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突傳

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胡茅切非穀食曰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並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

對虜遷之陰山

蓋之二

八

九年二月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戊寅上祀社稷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譯夷益切說文傳譯四方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指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喝愚夫揭許葛切詐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胡神謂佛也傳毅曰西域桑門即沙門也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髡枯且切鬻髮洎于符石上防无切符堅也本姓蕭改姓符也石謂石勒皆借號晉世堅氏種勒惹渠種也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

高祖



蕭瑀  
信佛

奕言  
勒僧  
道還  
俗

世民  
建成  
有隙

元吉  
請殺  
世民

敬德  
不受  
金

高祖

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  
潜行誘讒徒谷切子佗竟被囚繫馬糾也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  
制封其墓日雖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  
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  
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出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  
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  
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  
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文寺觀隣接壓邸溷雜屠沽湖胡困切乃下  
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  
給其衣食無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罷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  
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傳奕性謹密既職在占候杜  
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人無知者奕本傳六月丁巳太白經  
天上堅丁切太白陰星也出東當伏東西當伏秦王世民既與太  
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  
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

卷之六

七

固辭且建成年長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  
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  
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將行建成  
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  
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  
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  
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  
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  
辭元吉曰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建成  
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  
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迺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久  
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  
以為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  
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既而元吉譖敬  
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建成謂元吉曰秦府



建成  
欲殺  
世民

公謹  
投龜

太白  
見秦  
分

世民  
射太  
子

高祖

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暉更古行切東宮官率更寺有令丞丞誣職日切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世即葛也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世民訪之府僚皆曰比聞齊王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

八鑑九

八

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眾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浚音峻深通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廩力錦切名廩也塗謂以泥朽椽之也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巳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扶問切秦之分野上應二十八宿井鬼二星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官府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絆墜不能起世古賣切晉也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



敬德  
殺元  
吉

誅建  
成元  
吉子

世民  
為太  
子

論嫡  
庶名  
分

魏徵  
舉止  
自若

高祖

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眾然後定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吮音黠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都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

卷之十一

九

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小大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云九切右地嫌執逼必不相容鄒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蹀大頰切殺人流血履躐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先是揚文幹與建成親善文幹反珪挺皆為太子官屬故高祖委罪於二人而流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以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



魏徵  
宣慰  
山東

唐臨  
縱囚

太宗  
即位  
放官  
人

突厥  
入寇

責突厥  
負約

頡利  
請和  
高祖

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  
 為右僕射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徵至磁州遇州縣錮  
 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  
 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  
 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  
 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鎧曹參軍  
 唐臨出為萬泉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兩臨縱之使歸耕種皆  
 如期而返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  
 德殿赦天下詔以宮女衆多幽閔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  
 其適人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  
 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侍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  
 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常  
 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牝婦忍切母雞喻婦人知外事雖代雄鳴妾  
 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本傳已卯突厥進寇高陵  
 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癸未

鑑九一

十一

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執失虜名入  
 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  
 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  
 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  
 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  
 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馮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  
 武門與高士庶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  
 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  
 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  
 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  
 孰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  
 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  
 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  
 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  
 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



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執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突厥傳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示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君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

一 鑑九十一

十一

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碎蘇對切雜也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徐刃切叔父望



賞不私親

禁妖祠

聚書弘文館

追封建成元吉

論止盜法

禮

風奔北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且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房玄十月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為息王謚曰隱齊王元吉為海陵王謚曰刺來葛切李姬謚法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

八鑑九一

十一

子生八年矣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兄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乃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推有功者數人不降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上矢刃切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法重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



罷征討

上書粘壁

魏徵諫失信

賜徵金甕一  
用張玄素

高祖

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

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十二月益州大都督竇軌

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山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

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

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

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

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

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

軀幹壯大者辭注云合幹也幹謂臂脈亦可并點并與上從之

救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

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

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

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

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

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逋奔謀切云也

盜九

一三

乘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如故陛下以秦王

外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

復一年復其目切除其賦役也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

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

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

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曷者

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矣號

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

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

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心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

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

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

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

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

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張蘊古大賢

素本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

命拯溺亨屯音蒸之上聲舉也屯陟倫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

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重直容切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瓊其室瑤餘招切瓊渠營切所居不過容膝彼

門羅八珍於前珍朱仁切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所食不過適

口推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雖

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旒力求切冕十有二旒天子首飾尊也五

各一有上覆之冕旒延冕上覆也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黈他口切黃黃色也

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唐上召傳

弄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

此勿以前事為微也上持陵切上嘗謂弄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

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

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幻胡辨切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

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本傳上患吏多受賂密使

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

鑑九千

八十四

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

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

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本傳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

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

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景於穎切表動則景隨矣

唐史高祖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

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

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

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

寂寞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

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

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

而其後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

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

論君明臣直

佛不信

賜弄

高祖



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與

右高祖在位九年禪位又九年壽年七十一

### 考異曰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謀誅建成元吉問於李靖李世勣皆辭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舊建成傳又云封德彝密勸太宗誅建成世民不從德彝更言於上曰秦王既有大功終不為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謂矣按許敬宗傳云敬宗父善心及虞世南兄世基皆為字文化及所殺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嘗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銜之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惡疑此亦近誣今不取

王暉告世民以太子語齊王欲使壯士殺秦王舊傳以為建成實有此言而暉告之按建成等前酖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說殆同兒戲今但云暉告建成等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張公謹取龜投地唐曆云布卦未畢張公謹適自外至諫曰夫事不可疑而疑者其禍立至今假使卜之不吉其可已乎遂折箸秦王曰善今從舊唐書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